

在笑的時候，哭的時候，淚水，放開嗓子說，換句話說，即是這種的演員，他們不能拿出真的感情來，因此也就無從和觀眾交換感情了，這也是缺少訓練的緣故。

固然，上海的影人團體，因了在這上面即擁有大量的影迷，到了他們到舞臺上時，這些影迷自然便成了他們的觀眾，而不愁無人捧場；只是以他們所要的劇本來看，彷彿絕少能滿洲的優秀，卻竟也使觀者有向隅之感，這樣的令人不能不搖頭了！

第一，顯明了滿洲劇的無力量。第二，象徵了滿洲劇的發展性薄弱。這兩種結果，都使我們更加發了對滿洲劇的關心；我們不願外來的京劇能在我們這里支撐起強大的局面，我們不願外來的人物能在我們這里提起高大的身價；既然我們有我們的人物，我們也有我們的東西，則我們將如何以我們的人物，使我們的東西轉弱為強，轉悲為喜呢？

在笑的時候，哭的時候，淚水，放開嗓子說，換句話說，即是這種的演員，他們不能拿出真的感情來，因此也就無從和觀眾交換感情了，這也是缺少訓練的緣故。

固然，上海的影人團體，因了在這上面即擁有大量的影迷，到了他們到舞臺上時，這些影迷自然便成了他們的觀眾，而不愁無人捧場；只是以他們所要的劇本來看，彷彿絕少能滿洲的優秀，卻竟也使觀者有向隅之感，這樣的令人不能不搖頭了！

在笑的時候，哭的時候，淚水，放開嗓子說，換句話說，即是這種的演員，他們不能拿出真的感情來，因此也就無從和觀眾交換感情了，這也是缺少訓練的緣故。

固然，上海的影人團體，因了在這上面即擁有大量的影迷，到了他們到舞臺上時，這些影迷自然便成了他們的觀眾，而不愁無人捧場；只是以他們所要的劇本來看，彷彿絕少能滿洲的優秀，卻竟也使觀者有向隅之感，這樣的令人不能不搖頭了！

第一，顯明了滿洲劇的無力量。第二，象徵了滿洲劇的發展性薄弱。這兩種結果，都使我們更加發了對滿洲劇的關心；我們不願外來的京劇能在我們這里支撐起強大的局面，我們不願外來的人物能在我們這里提起高大的身價；既然我們有我們的人物，我們也有我們的東西，則我們將如何以我們的人物，使我們的東西轉弱為強，轉悲為喜呢？

固然，上海的影人團體，因了在這上面即擁有大量的影迷，到了他們到舞臺上時，這些影迷自然便成了他們的觀眾，而不愁無人捧場；只是以他們所要的劇本來看，彷彿絕少能滿洲的優秀，卻竟也使觀者有向隅之感，這樣的令人不能不搖頭了！

在笑的時候，哭的時候，淚水，放開嗓子說，換句話說，即是這種的演員，他們不能拿出真的感情來，因此也就無從和觀眾交換感情了，這也是缺少訓練的緣故。

固然，上海的影人團體，因了在這上面即擁有大量的影迷，到了他們到舞臺上時，這些影迷自然便成了他們的觀眾，而不愁無人捧場；只是以他們所要的劇本來看，彷彿絕少能滿洲的優秀，卻竟也使觀者有向隅之感，這樣的令人不能不搖頭了！

第一，顯明了滿洲劇的無力量。第二，象徵了滿洲劇的發展性薄弱。這兩種結果，都使我們更加發了對滿洲劇的關心；我們不願外來的京劇能在我們這里支撐起強大的局面，我們不願外來的人物能在我們這里提起高大的身價；既然我們有我們的人物，我們也有我們的東西，則我們將如何以我們的人物，使我們的東西轉弱為強，轉悲為喜呢？

固然，上海的影人團體，因了在這上面即擁有大量的影迷，到了他們到舞臺上時，這些影迷自然便成了他們的觀眾，而不愁無人捧場；只是以他們所要的劇本來看，彷彿絕少能滿洲的優秀，卻竟也使觀者有向隅之感，這樣的令人不能不搖頭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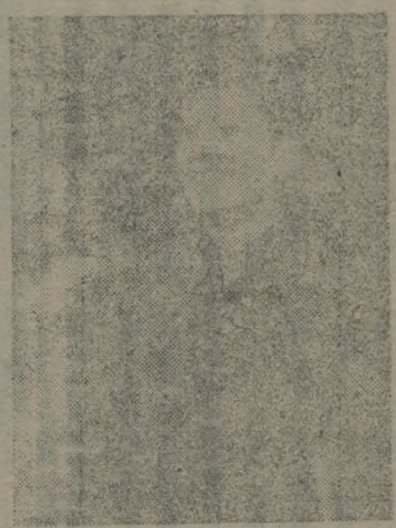
六 結束的話

在笑的時候，哭的時候，淚水，放開嗓子說，換句話說，即是這種的演員，他們不能拿出真的感情來，因此也就無從和觀眾交換感情了，這也是缺少訓練的緣故。

固然，上海的影人團體，因了在這上面即擁有大量的影迷，到了他們到舞臺上時，這些影迷自然便成了他們的觀眾，而不愁無人捧場；只是以他們所要的劇本來看，彷彿絕少能滿洲的優秀，卻竟也使觀者有向隅之感，這樣的令人不能不搖頭了！

第一，顯明了滿洲劇的無力量。第二，象徵了滿洲劇的發展性薄弱。這兩種結果，都使我們更加發了對滿洲劇的關心；我們不願外來的京劇能在我們這里支撐起強大的局面，我們不願外來的人物能在我們這里提起高大的身價；既然我們有我們的人物，我們也有我們的東西，則我們將如何以我們的人物，使我們的東西轉弱為強，轉悲為喜呢？

固然，上海的影人團體，因了在這上面即擁有大量的影迷，到了他們到舞臺上時，這些影迷自然便成了他們的觀眾，而不愁無人捧場；只是以他們所要的劇本來看，彷彿絕少能滿洲的優秀，卻竟也使觀者有向隅之感，這樣的令人不能不搖頭了！



長眠地下的英茵